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一本，第四分（民國七十九年十二月）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年十二月

# 代人與鎮人

## 康 樂

西元523年，北魏懷荒鎮民的暴動掀開了「六鎮之亂」的序幕，並間接敲響了北魏帝國的喪鐘。北魏的軍鎮與鎮民也因此成為後世史家注意的焦點。本文基本上想探討的問題有下列幾個。一、北鎮設置的目的；二、鎮人與代人的關係；三、鎮人集團出現的過程。

本文乃筆者〈代人集團的形成與發展〉一文續篇。相關諸問題，特別是「代人集團」的形成及其在北魏史上之重要性，請參閱前文。

「鎮民（人）」與「城民（人）」是北魏時期史料中常見的辭彙<sup>1</sup>。拓跋人以征服的方式進入中原，伴隨而來的自然就是個「鎮戍國家」，道武帝（398～409）在取得河北後，即在當地留駐了四萬人的武力，分屬八個軍府（《魏書》，58，頁1286）。此外，山西境內及沿黃河與姚秦、東晉接壤處，也有一些鎮戍。不過，在北方邊疆倒沒有置軍鎮，至少我們找不到確切有關的資料。這大概是由於當時北方邊疆縱深並不很大，駐重兵於平城王畿已足以應付外敵入侵。逮太武之世（424～452），拓跋人四方開疆拓土，領土急速擴張，新征服區自然要設鎮戍、統萬、長安、涼州、和龍等軍鎮就是在此情況下一一設立。然而，就在這個時期，太武帝又在北疆一帶同時設置了十個左右的軍鎮，除了沃野、懷朔、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等著名的「六鎮」外<sup>2</sup>，還有赤城、高平、薄骨律、上邽等幾個重要城鎮。為何如此？

柔然入侵的威脅當然是設鎮的因素之一，然而並不完全如此，甚至——我們可以說，這還不是這些鎮戍的主要任務。因為北魏此時對柔然的戰略基本上仍採取攻勢，

1 有關北魏軍鎮研究甚多，早期研究以周一良的〈北魏鎮戍制度考及續考〉為要，而嚴耕望的〈北魏軍鎮〉則為集大成之作。「鎮人」由於關係到北魏的衰亡以及北周、北齊的崛起，歷來研究甚多，最重要的有唐長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唐長孺、黃惠賢，〈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濱口重國，〈正光四、五年の交に於ける後魏の兵制に就いて〉；谷川道雄，〈北魏末の内亂と城民〉；西野正彬，〈北魏の軍制と南邊〉；毛漢光的〈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則為最近期作品。

2 此處「六鎮」採嚴耕望說法，見〈北魏軍鎮〉及《唐代交通圖考——河東河北區》，頁1779～80。

太武帝在設立北鎮後還數度親征漠北，獻文（466～470）時也遠征過一次。面對柔然的入侵，北鎮基本上只負責警戒、牽制等功能，真正的決戰任務還得由中央每年「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魏書》，41，頁922）<sup>3</sup>。

那麼，設置北鎮的主要目的究竟是什麼呢？我們曉得北鎮中除了統萬設置較早外（427），其他諸鎮根據嚴耕望的考訂，大致皆設於西元436年左右（《北魏軍鎮》），而就在幾年前（429），太武帝在一次北伐柔然的軍事行動中，順道俘擄了數十萬落的高車人安置在漠南一帶。掠奪人口本就是北魏統治者一貫的政策，正如當年道武帝從河北移入數十萬人口，為王畿提供了充沛的農業勞動力與百工技巧，高車人的到來，也為北魏補充了急需的畜牧勞動力，《魏書》就明白指出：「歲致獻貢，由是國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氈皮委積」（103，頁2309）。此外，他們更是北魏騎兵的重要來源之一，這在筆者另文已提過，此處即不贅述。然而，從河北移來的人口主要是農民，機動力並不強，又置身於重兵守護的王畿之中，沒有太多脫逃的機會，高車人可就不同了：第一，他們是遊牧民族，機動性強；其次，他們散佈在漠南數千里草原上，看管不易。為了要守住這些「新民」，太武帝在安置他們的第二年（430），即派遣劉潔與古弼率軍屯駐五原河北，安原屯悅拔城北（即統萬鎮，在今陝西橫山縣無定河北），儘管如此，還是有數千高車人企圖逃回漠北而遭到屠殺的命運（《魏書》，28，頁687）。數年後的北鎮大概就是從早期這些屯戍發展而來的，例如沃野鎮即在五原一帶，因此其設置在一開始時是以鎮守這些高車「新民」為主要目的之一的<sup>4</sup>。《魏書》提到這些高車部落時，經常是跟北鎮連繫在一起，因此，除了以地理分布稱高車人為「西部（河西）勦勒」與「東部勦勒」外，有時也直接繫之以鎮名，如「統萬勦勒」、「沃野勦勒」（《魏書》，7：1，135頁），或「朔州（懷朔）勦勒」（《北齊書》，17，頁219）<sup>5</sup>。

3 獻文帝時，源賀經常負責都督這三道屯軍，「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築城、另募武健之士屯駐之（《魏書》，41，頁922）。如果北鎮已足以防備柔然，即無須另行築城鎮。

4 有關河西勦勒逃亡、叛變的史料較多，與此處軍鎮設置的關係也較明顯，相形之下，東部幾個軍鎮如懷荒、柔玄的設置，與東部勦勒的關係就較模糊。不過，它們既然與其他北鎮大致同時設立，防止境內勦勒的叛逃自然也可能是其主要任務之一。筆者並不認為北鎮設置的目的就只在看管勦勒。它們當然還有監視其他少數民族以及禦邊的任務。只是，從時間順序來看，大批高車「新民」的到來，無疑是促使太武帝大量在此地設置軍鎮的主要動機之一。

5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勦勒，諸夏以為高車、丁零」（《魏書》，103，頁2307）。亦即隋之鐵勒，唐之回紇（《隋書》，84；《唐書》，217）。之所以有「高車」之名，據說乃是因其「車輪高大」（《魏書》，103，頁2308）。

有軍鎮自然就有居民，在當時通稱為「鎮民」或「城民」，有些也稱為「府戶」或「兵戶」。鎮人未必人人都執干戈，但人人屬於兵籍。鎮人的問題由於牽涉到日後的「六鎮之亂」，歷來中日學者都極為注意，相關研究也很多，此處筆者只想提出一些問題以供參考。鎮人的來源，一般學者都認為有下列幾種：1.拓跋部族（即本文所謂「代人集團」，詳見〈代人集團〉一文）的成員；2.遷徙的漢族及其他各族人，其中有不少是強宗豪族或部落首長；3.流徙的罪犯，這主要是從文成帝時採納源賀意見開始（《魏書》，41，頁921），魏末崛起的鎮人諸傳，有時可見其先祖於「和平中（文成年號，460～465）以良家子鎮某地」的記載，大概即是流犯的後裔。這些說法大抵可視為定論，只是，南北諸鎮由於地理氣候的差異，重要性的不同，鎮人的成分可能略有出入。

南方氣候炎熱潮濕，拓跋人適應一直有問題，道武帝時經略河北經年，「大疫，人馬牛多死」（《魏書》，2，頁30），太武帝時大舉南侵，直抵長江，所過之處雖有少數劇戰，然大多望風披靡，可是「士馬死傷過半，國人並尤之」（《宋書》，95，頁2353）。死傷過半大概是南人誇大之詞，不可盡信，然而魏軍頗為疾疫所苦，卻也是個事實（《宋書》，24，頁1913）。在此情況下，大量派遣代人南戍顯然是不可能的，更何況他們還負有守衛王畿的重責。然而，拓跋統治者自然也不敢將南方的主要防務交給漢人，在此情形下，代人以外的一些少數民族正好派上用場。《魏書》類似的記載不少，如西元444年，「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率五千餘落北走。追擊於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居冀、相、定三州為營戶」（4：2，頁97）；471年，「沃野、統萬二鎮勒勒叛。……斬首三萬餘，徙其遺逆於冀、定、相三州為營戶」（7：1，頁135）；次年，「連川勒勒謀叛，徙配青、徐、齊、兗四州為營戶」（7：1，頁136）；492年，尉元在一封奏議中也提到彭城一帶「計彼戍兵，多是胡人」（50，頁1113）。將懷有敵意的高車、匈奴<sup>6</sup>部落從漠南、陝北、山西等地移到南方，一則可以消弭他們對平城王畿的威脅，再者又可發揮以夷制漢的作用，倒不失為一石兩鳥的妙計。當然，我們並非認為黃河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城民就完全沒有代人及漢人的成分，道武帝時在河北屯駐的四萬人中，想來應當有不少代人的，這支軍隊以後「漸割南戍」，這批代人自也隨之南下，只是由於史料有闕，我們無法更進一步探

6 當時稱為「胡」者多半與匈奴有關，見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397。

索<sup>7</sup>。至於漢人派遣到南方充當城民的例子可見於《魏書》李崇傳：「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今淮水一帶）」（66，頁1468）；此外，太武帝平涼州，徙民三萬餘家入平城，後來又分派各地為城民，從鎮人的背景看來，這些人有許多是遣往北鎮（如孫騰、段榮、司馬子如等），不過，也有一些可能是分派到南方的，如劉炳子孫，照西野正彬推測，有些似乎是發配到河南南部的郢州的（《北魏の軍制と南邊》，頁6）。只是，基於上述緣故，我們認為原先南邊的鎮戍中，代人與漢人的比率應該不會太大<sup>8</sup>。

北鎮的鎮人由於掀起了魏末的大動亂，其後又建立了北周、北齊兩朝，相形之下，比起南邊的鎮人要保留下更多的史料可資追尋。由於環抱王畿腹心地區，且又肩負北抗柔然、內控高車人等少數民族的重責，北鎮鎮人的忠誠與否，無疑是與北魏王朝的安危息息相關的。在此顧慮下，代人集團的成員自然是優先考慮派往鎮戍的人選，然而代人尚有衛戍京師的任務，因此，中原（特別是新征服區）的強宗大族，與拓跋關係良好的領民酋長也被列為鎮戍人選。這些人就構成了早期的北鎮鎮民的基本隊伍<sup>9</sup>。到了文成帝時，鑑於鎮兵人力仍有匱乏，於是接受源賀的建議將罪犯發往邊鎮，鎮民遂又多了一種成分。儘管鎮民的來源就是上述幾類，然而彼此所佔比率如何，依然是個問題，根據北朝正史所載資料，我們統計出與武川鎮有關者21人，其中代人13個，約佔62%，漢人5個，約為24%，領酋2人，9%，流徙1人，5%。與懷朔鎮有關者28人，代人有16個，57%，漢人9個，32%，領酋1人，4%，流徙1人，4%，不

7 《魏書》，58，頁1286。同傳中提到定「州有宗子稻田，屯兵八百戶，年常發夫三千，草三百車，修補畦堰」，陳寅恪認為這些屯兵即上述背叛而配徙定州之勅勒，見氏著，《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269-270；問題是《魏書》中提到「宗子」時，多半與王族有關，例如卷73提到奚康生為「宗子隊主」，奚原為達奚氏，拓跋帝室十姓之一，故奚康生才能為宗子隊主，宗子隊想來即《官氏志》中的「宗子羽林」。我們不曉得「宗子稻田」原意為何，是說這八百戶屯兵皆為帝室十姓之後，若然，那他們都是代人了；還是說這些稻田是「宗子」的采田，這些兵是負責耕種的。無論如何，從每年還得徵發民夫三千人來為他們服勞役一事看來，這些屯兵的地位還相當高，不應當是因謀叛而配徙的「營戶」。

8 嚴耕望將北魏軍鎮分為三類：一、不設州郡縣地區之鎮，大抵皆在北邊及西北邊區。二、與州郡並置且同治所之鎮。三、參間於州郡區域內，自統土地與人民，而無州郡與之同治之鎮。諸鎮所統人民亦有分別，大抵淮北及黃河南北之鎮，所統似與一般州郡不異。黃河東西與隴坂左右地區所統多雜夷族，北邊與西北邊區亦同。詳見嚴耕望，《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頁763-772。此外，根據唐長孺、黃惠賢的研究，二秦城民（即上邽、駱谷兩鎮）也都缺乏鮮卑拓跋人（即「代人」）的痕跡，這點和北鎮很不同。詳見《二秦城民暴動的性質和特點》，頁62。

9 為了供應這些戰士的糧食，適合農業的地區，拓跋政權也移了一些漢人前往屯墾。根據唐長孺的考證，薄骨律鎮即有漢人進行屯田的工作（《北鎮鎮民》，頁100）。至於這些農民是否屬於「鎮人」，還不是很清楚。

詳者1人，4%<sup>10</sup>。除了領民酋長外，其他各類人所占比率相去不遠，而皆以代人為最主要構成分子，在兩鎮皆占了一半以上。這個統計數字僅能供作參考，因為其中尚有甚多疑點。例如流犯的比率太低，這是因為能夠在北朝正史各傳中占一席地位的鎮人後裔，大抵都是當時的要人，這些人很少願意承認自己的祖先當年是因為犯罪而充軍邊鎮的，時代久遠以致出身不詳當然也有可能，像高歡那樣從實載明的例子究竟不多

## 10 武川鎮人

- |               |                |
|---------------|----------------|
| 1.獨孤信（領酋）     | 11.韓果（破六韓）（代人） |
| 2.侯莫陳崇（領酋）    | 12.興珍（慕興）（代人）  |
| 3.賀蘭祥（代人）     | 13.乙弗庫根（代人）    |
| 4.尉遲真檀（代人）    | 14.宇文泰（代人）     |
| 5.若干惠（代人）     | 15.宇文虬（代人）     |
| 6.梁禦（拔列蘭）（代人） | 16.念賢（漢人）      |
| 7.王勇（拓王）（代人）  | 17.趙貴（漢人）      |
| 8.王盟（拓王）（代人）  | 18.李虎（漢人）      |
| 9.王德（烏丸）（代人）  | 19.楊忠（漢人）      |
| 10.賀拔度拔（代人）   | 20.耿豪（漢人）      |
|               | 21.寇洛（流徙）      |

## 懷朔鎮人

- |                |                |
|----------------|----------------|
| 1.斛律金（領酋）      | 15.潘樂（破多羅）（代人） |
| 2.劉貴（獨孤）（代人）   | 16.可朱渾元（代人）    |
| 3.尉長命（尉遲）（代人）  | 17.斛斯椿（代人）     |
| 4.尉景（尉遲）（代人）   | 18.鮮于世榮（不詳）    |
| 5.叱羅協（代人）      | 19.孫騰（漢人）      |
| 6.侯淵（胡引）（代人）   | 20.段榮（漢人）      |
| 7.侯景（胡引）（代人）   | 21.蔡儻（漢人）      |
| 8.婁昭（匹婁）（代人）   | 22.任延敬（漢人）     |
| 9.莫多婁貸文（代人）    | 23.徐遠（漢人）      |
| 10.韓軌（破六韓）（代人） | 24.暴顯（漢人）      |
| 11.韓賢（破六韓）（代人） | 25.司馬子如（漢人）    |
| 12.竇泰（紇豆陵）（代人） | 26.傅伏（漢人）      |
| 13.庫狄昌（代人）     | 27.楊纂（漢人）      |
| 14.庫狄盛（代人）     | 28.高歡（是婁）（流徙）  |

## 說明：

- 上列諸鎮人有些未明言其屬何鎮，然從其他旁證可推知者，即列入該鎮。如劉貴，《北齊書》本傳（卷19）云：「秀容陽曲人」，然而《神武本紀》中記其與高歡少時為友，故斷其為懷朔鎮人。類似例子甚多，不一一舉證。
- 諸鎮人本傳（或其他資料）無法推斷其為代人或漢人者，概以其姓氏為準，凡姓氏有胡姓之嫌者，皆列入代人。之所以如此做，理由如下：筆者在〈代人集團〉一文中曾分析雲代地區（亦即後來六鎮主要分布地區）大多數的游牧民族在北魏建國後，基本上即分別納入「代人集團」與「領民酋長」（即仍維持部落組織者）兩個範疇內。當筆者在處理武川與懷朔兩鎮鎮人之出身時，除了已可明確認定其為代人者外（如武川的賀蘭祥、宇文泰、懷朔的劉貴、可朱渾元等人），其他只能採用反證法。亦即凡是胡姓者（即有游牧民族之可能者），除非明言其為領民酋長，否則一概列入「代人」。這樣做當然有點勉強，不過似乎也沒有更好的辦法，此所以筆者會在正文中強調「這個統計數字僅能供做參攷」。不過，儘管資料並非十分齊全，這兩份統計數字還是相當接近的，這點在統計學上有其意義。唯鮮于世榮雖為胡人，卻非代人，故不列入，詳見「鎮人表」註<sup>4</sup>。

。當然，這也可能是因為流犯要昇至上層，乃至在列傳中留名，究竟不如出身代人者來得容易。其次，領民酋長及其部落民倒底算不算鎮人，這也是個不易解決的問題。像高平鎮的李賢，原為高車叱列氏（叱李、叱伏列），祖父李斌於太武帝時領「父兵」（應當是部落民）鎮於高平，看來似乎是以領民酋長的身分出鎮的，然而到了魏末李賢這一代已成為高平鎮的豪族，而且從師受業，涉獵書傳，已頗有文化氣息，他的部落民也已轉化為「鄉人」（《周書》，25）<sup>11</sup>。然而像武川鎮的獨孤信，懷朔鎮的斛律金，一直到魏末都還維持著領民酋長的頭銜，部落組織也依然存在<sup>12</sup>，是否能算鎮人，換言之，他們是否都有軍籍，可能還有商榷餘地。第三、雖然武川及懷朔兩鎮的統計資料顯示出代人要占了多數，然而正如筆者上面一再強調的，這似乎只能說是北鎮地區的特色，其他地區的軍籍是不能一概而論的。正因為北鎮鎮人有許多是來自

3. 高歡為流犯之後，正史已明言。寇洛列為流犯之後，乃因其祖先於文成帝和平年間徙鎮，當時有大批罪犯徙鎮，故本傳雖云「良家子」，仍入流犯。其他諸人（包括漢人與代人）當然都有可能為流犯之後，只是無法究明。

4. 李虎的祖先是否曾為武川鎮人，尚有爭議。雖然有關的史料皆明言其先世曾鎮武川，唯陳寅恪認為李虎之先世（即虎之祖李熙）為趙郡人，且未曾到過武川，因為李熙及李天賜（虎之父）的墓皆在趙郡，若為武川鎮人，則死當葬於武川（《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頁361；《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頁290—1）。李唐氏族確實極有可能為漢人，且出身趙郡李氏。問題是，正如我們前面所言，北魏時期漢人而出鎮北疆者，比比皆是。若認為出鎮武川，則墓葬當在武川，而不該在趙郡，殊不知北魏原先亦曾規定徙代之民「死徙無出關」，然而到了孝文時期禁令放寬後，即有許多人（特別是土族）千里迢迢將其祖先靈柩運回祖籍安葬（參見《代人集團》註二十），李熙、李天賜縱使原來葬於武川，也沒什麼道理不能由後代子孫移回趙郡安葬於祖塋的。陳寅恪於《三論李唐氏族問題》一文中認為：由於孝文帝於太和十九年六月下詔遷洛之民死葬洛陽，因此「假使李熙及天賜父子二人俱死於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以前，則應俱葬於恆代。假使父子二人俱死於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之後，則父子二人俱應葬於（洛陽）邙嶺。假使父子二人一死於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以前，一死於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以後，則應一葬於恆代，一葬於邙嶺」（頁476）。問題是，孝文帝的「遷洛之民」大體上只限於平城王畿內的居民（即使這些居民也未完全南遷，見《魏書》，9，頁226—7），沒聽說北鎮鎮人也一起南遷的，因此李熙、李天賜父子大概是不太可能葬於邙嶺的。再說，就算他們果真遷洛，如果他們真是趙郡李氏，也可以歸葬鄉里的，孝文帝實際上只要求「代人」葬於邙嶺。筆者倒不是認定李唐先世就一定曾經是「武川鎮人」，只是其中仍有些疑點尚待澄清。跟隨宇文泰定關中、東向爭霸的群雄，儘管先世都有些曖昧不明（特別是出身「鎮人」者），多少都可以找出宇文泰之所以重用他們的緣故：或者出身武川及其他各鎮，隨賀拔岳入關中，後來再轉入宇文泰麾下的，例如上列的武川鎮人（也有出身懷朔者）；要不就是關中當地的土豪及望族，有助於宇文泰平定關中者，前者如李賢（高平鎮人），後者如蘇綽。李唐有關其先世的記載，由於後代成為君主，當然更是曖昧不明，然而如果截掉其先世（至少是李虎）曾為「武川鎮人」一段，我們就實在弄不清楚李虎何以（以及如何）在北周政權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的關鍵。

11 此處雖稱「鄉人」，根據唐長孺說法，高平是鎮，鎮民不分城鄉，都是軍貫，因此這裡的「鄉人」應當還是「鎮人」（《北鎮鎮民》，頁107）。不知是否這些人與李賢本為「同鄉里之人」，故稱為「鄉人」。此外，有關李賢的事蹟、出身，尚可參閱他的墓誌銘，見《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11。

12 例如斛律金，「領民酋長，……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陵假金王號。金度陵終敗滅，乃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北齊書》，17，頁219），可見部落組織仍然保存。

代人集團以及領民酋長<sup>13</sup>，我們才可以了解魏末北鎮爆發動亂後，拓跋統治階層所感嘆的一些話：

昔皇始以移防爲重，故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官，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魏書》，18，頁429）  
緣邊諸鎮，控攝長遠，當時初置，地廣人稀，或征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北齊書》，23，頁239）

這些話可能有些誇張，引文中提到皇始（道武帝年號），時間上也有出入，不過，基本上都承認北鎮鎮人原先的地位並不低，而且享有一些特權，如減免賦役。

正如當年道武帝移民至王畿時，規定「死徙無出關」，奉派到各地鎮守的鎮人及城民也被要求落地生根，除非經過正式免除的手續，否則永世皆爲該鎮鎮人<sup>14</sup>。鎮人主要任務當然是負責該鎮防務，不過，必要時也會徵調至他處參戰，例如西元445年，蓋吳於關中起兵，太武帝即發「高平（鎮）勅勒騎赴長安」（《魏書》，4：2，頁99）；西元450年左右，甘陝邊境的諸氏反，南連劉宋，仇池鎮將皮豹子受命征討，動員的軍隊除了仇池鎮兵外，尚有長安、統萬、安定、高平、上邽諸鎮鎮兵（《魏書》，51，頁1130-1）。除了有任務出征外，照理鎮人是不能任意離鎮的，不過，蔣少游在北魏取得青齊時（469），被俘到平城王畿充「平齊戶」，後發配雲中鎮爲兵，然而他卻一直留在平城，「以傭寫書爲業，而名猶在鎮」（《魏書》，91，頁1970），可見禁令有時也不見得執行得多嚴格。照元淵所說，大概要到晚期，逃亡的鎮人愈來愈多，「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魏書》，18，頁430）<sup>15</sup>。

不管這些鎮人原本出身如何，長久（甚至是世代）在邊鎮共同生活的結果，使得他們逐漸培養出一種共同意識。唐長孺及黃惠賢在分析北鎮鎮人起兵的因素時，特別

13 根據唐長孺推測，奉派出鎮的大概是中下階層，見《北鎮鎮民》，頁103。雖然如此，他們終究還是拓跋王朝的基本支柱。

14 例如河西碩儒劉畊在太武帝平涼州後，其子弟即被遷到平城（他本人因已年過七十，「聽留本鄉，一子扶養」），然後再分諸州，「爲城民」，一直到孝明帝正光四年，才因崔光的奏請，「特可聽免」（《魏書》，52，頁1161）。當然，如果立有軍功，照前面引文所說，也有機會離鎮入朝出仕的，例如柔玄鎮人奚康生即因立有軍功，拔擢至平城任宗子隊主，最後還昇到撫軍大將軍（《魏書》，73）。軍鎮的高級長官，如鎮將，當然是調動的。

15 《魏書·任城王澄傳》中也提到元澄在孝明帝時奏利國濟民所宜振舉者十條，其中第七條即爲「邊兵逃走，或實陷沒，皆須精檢」（19：2，頁475），可見當時邊兵逃亡的問題的確有日趨嚴重的跡象。

強調北鎮鎮人並非團結一致地共同起來反抗北魏政權，其中仍有階級衝突的成分，換言之，即北鎮內的被統治階級（「義軍」？）與豪強的對抗（〈北鎮鎮民〉，頁104）。鎮人之間有矛盾存在，當然是個事實，然而是否可以機械式地套上階級衝突的解釋，恐怕很成問題。所謂的「義軍」如果没有「豪強」或「部酋」來領導組織，能否造成那麼大的動亂，還值得商榷。六鎮之亂是由沃野鎮人破落汗（六韓）拔陵發動的，拔陵的出身在史料中不是很清楚，然而《北齊書·破六韓常傳》中說：「常，匈奴單于之裔也，……世領部落，其父孔雀，世襲酋長，孔雀少驍勇。時宗人拔陵為亂，以孔雀為大都督、司徒、平南王。孔雀率部下一萬人降於爾朱榮」（27，頁378）。破六韓孔雀是個擁有一萬人部衆的領民酋長，都還要接受破六韓拔陵的節制，拔陵的身分也就不言可知了<sup>16</sup>。就此而言，借用「豪族共同體」一詞——亦即不管是「義軍」還是豪強集團，包括領民酋長在內，都是由豪族領導的有組織團體——或許更貼切當時的情況<sup>17</sup>。

六鎮之亂在北魏政府軍與柔然的合作下暫時被壓下去，互相對抗的鎮人在混亂中紛紛南下，一部份投靠在山西中部的爾朱榮，另外一部份則被政府遷徙到河北境內。在山西境內的鎮人自然成為爾朱氏的部屬，而在河北境內的鎮人，也在當地人普遍疑忌的情況下，先後加入鮮于修禮、杜洛周、葛榮領導的叛亂。到了西元528年，爾朱榮大破葛榮軍，六鎮鎮人遂盡入爾朱榮掌握中<sup>18</sup>。

此後鎮人有一小部份（以武川鎮人為主）隨著爾朱天光及賀拔岳入關中，指揮權最後落入宇文泰手中，成為他日後立國關中的基礎。另外大部份的鎮人在爾朱榮死後展轉歸入高歡手中，高歡遂憑此擊滅爾朱氏，從而奠立北齊的基礎。

原先鎮人內部的豪族共同體，在多年戰亂及流徙中，大半皆告瓦解，六鎮鎮人基本上已成烏合之衆，然而在流徙過程中，他們不斷受到河北當地人的猜忌，例如定州

16 劍律金領有部落民「萬戶」，也曾一度聽命於破六韓拔陵（見註九）。此外，唐長孺認為高歡是懷朔鎮的豪強集團，然而根據《神武本紀》的記載：「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高歡）乃與同志從之」（《北齊書》，1，頁2），想來杜洛周應當也不是個普通的鎮人，唐長孺認為高歡等人可能是被迫的，不過從上述記載中卻看不出來。其實，就算是「豪強集團」，底下也得有大批屬於被統治階級的群衆的支持，否則是無法與「義軍」進行如此持久的抗爭的。

17 「豪族共同體」一詞為谷川道雄所用，見《中國中世の探求》，頁86～127；《魏晉南北朝及隋唐的社會和國家》，《中國史研究》，1986：3。筆者此處所用的較谷川氏要更廣泛些。

18 有關此段歷史可參見，唐長孺，〈北鎮鎮民〉；毛漢光，〈核心集團與核心區〉。

長史甄楷爲了防止城內流亡鎮人與鮮于修禮合作，「收州人中粗豪者皆殺之，以威外賊」（《魏書》，68，頁1517）；繼任的刺史楊津雖然沒有繼續屠殺，然而也把他們都監禁起來（《魏書》，58，頁1298）；這些鎮人爲爾朱榮俘虜後，又受到契胡人（爾朱氏）的侵擾，「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北齊書》，1，頁4~5）。這些經歷卻反而使得他們逐漸產生出一種集體意識，高歡即是利用此一集體意識，鼓動他們團結起來合力對抗爾朱氏。

（高歡）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神武（高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頰，死生唯命。（《北齊書》，1，頁6~7）

通過這麼曲折的方式，高歡才成功地將這些成份複雜的鎮人融合成一個「鎮人集團」<sup>19</sup>。

19 這裡我們大略談談中古的胡漢問題，誠如陳寅恪所言，中古民族的區分在於文化，而不在種族。上述引文中，高歡以及這些鎮人都沒有認爲自己是漢人（儘管他們之中確實有不少漢人後裔），因此才有「不得欺漢兒」的約束，那麼，他們到底認爲自己是什麼人呢？從當時材料看來，不管他們自己、或其他人皆視他們爲「鮮卑」。例如高歡告訴漢人說：「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二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寧」（《資治通鑑》，157，頁4882），這裡的「鮮卑」當然是指他所統率的六鎮鎮人。《北史·薛孝通傳》中則記載薛孝通對賀拔岳說：「高王（歡）以數千鮮卑，破爾朱百萬之衆」（36，頁1336）。再證諸當時鮮卑語的流行，可見唐長孺所說北鎮鎮人「鮮卑化」（陳寅恪用「胡化」一詞）的現象確實是不錯的（唐長孺，《魏晉雜胡考》，頁447~9；陳寅恪，《隋唐制度》，頁40）。同樣的，當時被認爲「漢人」或「漢兒」的，也不見得在種族上就是漢人。陳寅恪已指出源師本爲北魏名臣源賀（禿髮氏）之後，到北齊時已被視爲「漢兒」，（同前書，頁35）。此外，例如高昂爲高歡手下名將，出身渤海世家，率鄉人部曲從征，在對抗爾朱兆時，高歡曾說：「高都督（昂）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千餘人共相參雜，……。」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鬥，不減鮮卑，……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北齊書》，21，頁294）。這裡所說的「鮮卑」自然是六鎮鎮人，然而《高昂傳》中提到他「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其他人姑且不論，呼延一姓明明是匈奴人，卻一概被視爲「漢兒」、「漢軍」，這可能是呼延一氏入中原已久，早已漢化，也有可能由於統帥是漢人，故其部曲一律被視爲漢人。

## 鎮人表

本表主要根據《魏書》、《北齊書》、《周書》與《隋書》等正史資料。基本上只限於「六鎮之亂」後活躍於軍事、政治上的人物。《魏書》雖然有一些流徙邊鎮的記載，例如太武、文成時期的名將呂洛拔，「長子文祖，顯祖（獻文）以其勳臣子，補龍牧曹奏事中散。以牧產不滋，坐徙武川鎮」，（30，頁732）大概是當鎮人的。拓跋丕兒子拓跋隆、拓跋超參與太和二十年的「穆泰之亂」，被誅，「隆、超母弟及餘庶兄弟，皆徙敦煌」（14，頁361），大概也是充兵戶。不過，呂文祖後來遇赦回京，而流配敦煌的拓跋丕之後，史無所聞，類似的例子皆不列入本表。

姓 名	鎮 名 <sup>(1)</sup>	出 鎮 時 間	簡 歷
劉貴	懷朔 (秀容陽曲)	不 詳	劉貴，少居懷朔，與高歡友善，魏末天下大亂，初隨爾朱榮，後隨高歡。
劉豐	博骨律	不 詳	劉豐，果毅絕人，魏末破六韓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後追隨高歡。
獨孤信	武川 (雲中)	文 成	獨孤信，魏氏之初，有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為部落大人，與魏俱起。祖俟尼，文成和平中，以良家子自雲中鎮武川，因家焉，父庫者，為領民酋長，少雄豪，北州咸敬服之。信善騎射，正光末，與賀拔度拔等同斬衛可孤。北邊喪亂，避地中山，為葛榮所獲，及爾朱榮破葛榮，以信為別將。後隨孝武入關，信與宇文泰少甚相知，遂蒙重用。後為柱國大將軍。其長女為周明帝后，第七女為隋文帝后。 <sup>(2)</sup>

1 括弧中為原籍所在。

2 獨孤信是領民酋長，領民酋長奉命出鎮之事並非罕見，高平鎮的李賢也是在祖父時代領部落出鎮的。然而李賢的部落到了高平後，似乎已逐漸解散，部落民轉化為「鄉人」，而獨孤信的部落組織似乎仍保留下來，他們與真正的鎮人應當還是有點距離的。例如，他們或許還有入京宿衛的義務（或「權利」）。只是，由於這些人傳中明言「出鎮」，將之排除於鎮人之外似也不甚妥當，故本表中凡是領民酋長而明言出鎮某地者，皆列入。

賀蘭祥	武川	不詳	賀蘭祥，賀訥裔孫，《胡姓考》，頁33），其先以良家子出鎮武川，遂家焉。祥母爲宇文泰姊，故隨宇文泰起兵。
尉長命	懷朔	不詳	尉長命，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助高歡起兵。
尉景	懷朔 (善無)	不詳	尉景，孝昌中，北鎮反，景與高歡入杜洛周中，仍共歸爾朱榮。妻爲高歡姊。
尉遲真檀	武川	不詳	尉遲真檀，與賀拔勝父子，宇文肱（泰父），輿珍等人襲殺破六韓拔陵部下衛可孤。
若干惠	武川	不詳	若干惠，父樹利周從廣陽王元淵征葛榮，陣亡。若干惠從爾朱榮，最後追隨宇文泰。
梁禦	武川 (安定)	不詳	梁禦，因官北邊，遂家武川，高祖俟力提，從道武征伐，爲定陽侯。禦少好學，善騎射。隨爾朱天光入關，最後從宇文泰。
叱羅協	懷朔	不詳	叱羅協，少寒微，恆州刺史，懷朔鎮將楊鈞擢爲從事。魏末客於冀州，隨葛榮，再隨爾朱榮。後隨宇文泰。除恆州大中正。
王德	武川	不詳	王德，善騎射，初從爾朱榮，後隨宇文泰，爲北周名將。（初德喪父，家貧無以葬，乃賣子〔慶〕並一女以營葬事。）
王勇	武川	不詳	王勇，便弓馬，魏末從軍，後隨宇文泰，爲北周名將，賜姓庫汗氏。

侯淵	懷朔	不詳	侯淵，六鎮亂，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歸爾朱榮。最後歸高歡，又叛之，死。
侯植	高平 <sup>(3)</sup>	不詳	侯植，高祖恕，魏北地郡守，子孫因家於北地之三水。遂爲州郡冠族。植，武藝絕倫，正光中（520～524），起家奉朝請。後隨孝武入關，爲西魏、北周名將。
侯景	懷朔	不詳	侯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智謀。魏末六鎮亂，事爾朱榮，後從高歡，歡死，叛歸梁。
婁昭	懷朔	不詳	婁昭，祖提，家僮數千，牛馬以谷量，太武時（據《胡姓考》），疑爲太和之誤），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昭爲高歡妻弟。從高歡起兵。
李賢	高平	太武	李賢，自云隴西成紀人，漢李陵之後，陵沒匈奴，子孫因居北狄。曾祖富，太武時以子都督討兩山屠各，歿於陣。祖斌，襲領父兵，鎮於高平，因家焉。賢於魏末率鄉人起兵，助爾朱天光，後隨宇文泰。李遠（賢弟），亦隨宇文泰，爲十二大將軍之一，賜姓拓跋氏。
賀拔勝	武川 (神武尖山)	太武／文成	賀拔勝，祖爾逗，選充北防，遂家於武川鎮（今察哈爾武川縣），獻文時賜爵龍城男，爲本鎮軍主。勝便弓馬，六鎮亂起，與兄允、弟岳隨其父度拔轉戰北方。後隨爾朱榮、高歡，最後投奔宇文泰。

3 根據《周書·侯植傳》的校勘46，三水在北魏時期並不屬於北地，而是屬於涇州新平郡（頁513）。根據《魏書·地形志》研判，其地當在今天甘肅固原縣，也就是北魏高平鎮所在地，高平鎮置於太武帝太延二年（436），侯植祖先很有可能即在那時遷到高平鎮去的。

莫多婁貸文	懷朔	不詳	莫多婁貸文，驍果，從高歡起兵。
韓軌	懷朔	不詳	韓軌，隨高歡起兵。
韓果	武川	不詳	韓果，善騎射，初隨賀拔岳，後從宇文泰。爲北周名將。
韓賢	懷朔	不詳	韓賢，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榮破，徙至并州，從爾朱榮，後隨高歡。
破六韓拔陵	沃野	不詳	破六韓拔陵，破六韓常宗人，魏末起兵。
輿珍	武川	不詳	輿珍，與賀拔勝父子，宇文肱（宇文泰父），念賢等人襲殺破六韓拔陵部下衛可孤。
高歡	懷朔	獻文	祖高謐以罪徙懷朔。歡少貧，及聘婁氏爲妻，始有馬。六鎮亂起，隨爾朱榮，後自立，爲北齊開國君主。
乙弗庫根	武川	不詳	乙弗庫根，與賀拔勝父子、宇文肱（泰父）、輿珍等人起兵襲殺破六韓拔陵部下衛可孤。
宇文泰	武川	不詳	宇文泰，五世祖陵仕慕容燕，道武平慕容寶，陵降魏，徙代，隨例徙武川。魏末，六鎮亂，肱（宇文泰之父）起兵，後卒於軍，泰初隨鮮于修禮、葛榮、爾朱榮，再從賀拔岳，入關，岳死，遂領其衆。
宇文貴	統萬 (昌黎大棘)	不詳	宇文貴，其先徙居夏州。貴少從師受學，輟書歎曰：男兒當提劍汗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爲博士也！正光末，破六汗拔陵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固守，以貴爲統軍。後隨爾朱榮，元顓之役，率鄉兵從爾朱榮焚河橋。從孝武西遷，與宇文泰爲遠親，甚受親用。後爲十二大將軍之一。

康 樂

宇文虬	武川	不詳	宇文虬，少從軍有戰功，初從獨孤信，後隨信入關，為北周名將。
宇文盛	沃野	不詳	宇文盛，曾祖伊與敦、祖長壽，父文孤，並為沃野鎮軍主。盛初為宇文泰帳內。
竇泰	懷朔	不詳	竇泰，祖羅，魏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六鎮亂起，與懷朔鎮將楊鈞固守遇害。追隨爾朱榮，後隨高歡（泰妻為高歡妻妹），為北齊功臣。
侯莫陳崇	武川	不詳	侯莫陳崇，其先，魏之別部，世為渠帥。祖先，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崇善騎射，年十五，隨賀拔岳與爾朱榮。後隨宇文泰。為柱國大將軍。侯莫陳順（崇兄），從魏孝武入關。
庫狄盛	懷朔	不詳	庫狄盛，少有武用，隨高歡。北齊功臣。
庫狄昌	懷朔	不詳	庫狄昌，少便弓馬，從爾朱天光定關中，再隨賀拔岳，最後隨宇文泰。
潘樂	懷朔	不詳	潘樂，魏世分鎮北邊，乃家焉（《姓纂》云：「潘長，懷朔鎮北將」，按此潘長乃潘樂之祖父，見《胡姓考》）。北鎮亂，樂從魏臨淮王或為統軍，再歸葛榮、爾朱榮，最後隨高歡。
杜洛周	柔玄	不詳	杜洛周，孝明帝孝昌元年（525）率衆反於上谷）。
可朱渾元	懷朔	不詳	可朱渾元，原為遼東人，世為渠帥，魏時擁衆內附，曾祖護野肱為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少與高歡相知。後從爾朱天光入關，逮宇文泰據關中，乃東奔歸高歡。

俟醜奴	高平	不詳	万俟醜奴，孝莊武泰元年（528）聚衆反，宗黨甚盛，如万俟道洛，万俟阿寶等。
王盟	武川	不詳	王盟，字文泰舅，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魏黃門侍郎。父彊，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王盟於六鎮亂起入河北，後入關，為北周名將。
斛律金	懷朔	不詳	斛律金，高祖倍侯利，以壯勇有名塞表，道武時率戶內附，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父大那瓌，第一領民酋長。金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懷朔鎮將楊鈞送柔然主阿那瓌還北。正光末，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後統所部萬戶詣雲州請降，授第二領民酋長。為杜洛周所破，脫身歸爾朱榮。後從高歡。斛律平（金兄），魏景明中，釋褐殿中將軍，遷襄威將軍，六鎮起，隸大將軍尉賓北討。後奔其弟。
斛斯椿	懷朔	不詳	斛斯椿，父敦，孝明時為左牧令，河西賊起，將家投爾朱榮，後隨孝武入關從宇文泰。
鮮于世榮 <sup>(4)</sup>	懷朔 (漁陽)	不詳	鮮于世榮，父寶業，懷朔鎮將。世榮少有器幹，興和二年(540)為高歡親信副都督。

4 鮮于為古丁零之後，亦即高車人，不過，此族早就入居於今日河北一帶，道武取河北，此族入魏，太武時，由於此族屢叛，徙三千家於京師（《魏書》，4：2《世祖紀》，頁102），其中大概有部份遣戍邊鎮，如朔州城人鮮于阿胡（《魏書》，4，頁243）。曾在河北一帶先起大規模叛亂的鮮于脩禮，原先也是五原一帶的鎮人。鮮于世榮似乎也是懷朔人（《北齊書》，41，頁5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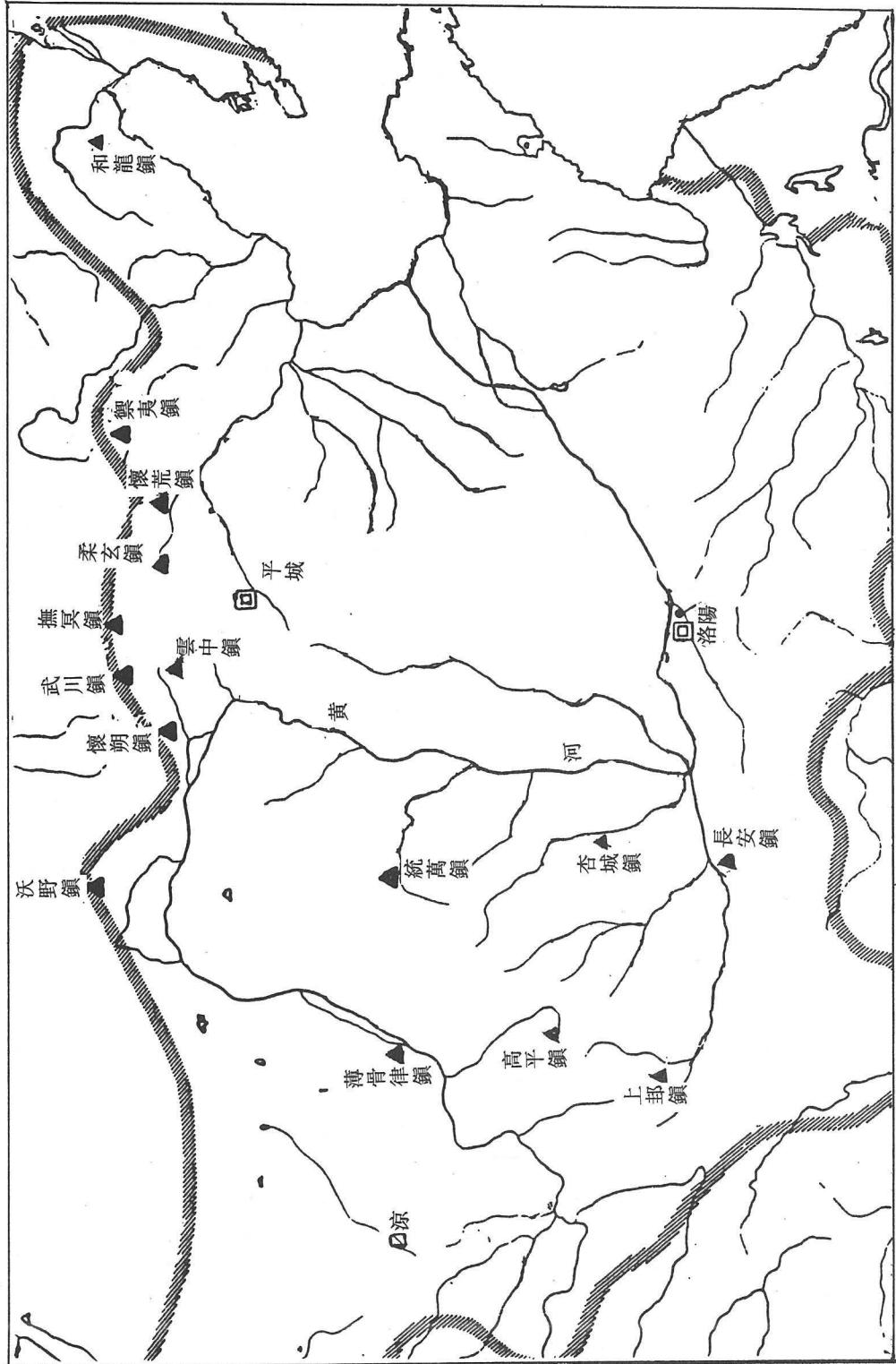
康 樂

莫折太提	上邽	不詳	孝明帝正光五年(524)據秦州反，自稱秦王。
孫騰	懷朔 (咸陽石安)	太 武	祖通，仕北涼沮渠氏，沮渠滅(439)，入魏，因居北邊。孫騰後爲懷朔戶曹史，六鎮亂起，先從爾朱榮，後歸高歡，爲高歡心腹。
念賢	武川 (金城枹罕)	太 武	父求就，以良家子戍武川，乃家焉。賢頗涉文史，魏末六鎮亂，與宇文肱(宇文泰之父)等人起兵。
段榮	懷朔 (姑臧武威)	太 武	段榮，祖信，仕沮渠氏，太武時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六鎮亂起，與鄉舅攜妻子南趣平城。後與高歡奔爾朱榮，其妻爲高歡妻姊。
蔡儁	懷朔	不 詳	蔡儁，父普，北方擾亂，奔走五原，守戰有功，拜寧朔將軍。儁與高歡爲舊交。初歸爾朱榮，後隨高歡。
任延敬	懷朔	孝 文	任延敬，伯父桃，太和初爲雲中軍將，延敬隨之，因家焉。初從葛榮，後隨高歡。
徐遠	懷朔 (廣平)	不 詳	徐遠，其先出自廣平，曾祖定，爲雲中軍將，平朔戍主，因家於朔。遠少習吏事，郡辟功曹。未幾與太守率戶從高歡。歡以遠閑習書計，命爲丞相騎兵參軍事，深爲高歡所知。
暴顯	懷朔 (魏郡)	不 詳	暴顯，祖喟，魏朔州刺史，因家邊朔，父誕，魏恆州刺史、樂安公。顯少經軍旅，善騎射。從高歡起兵。元象元年，除雲州大中正。(生於502年)。

傅伏	懷朔	不詳	傅伏，父元興，儀同、北蔚州刺史，伏少從戎，以戰功至開府、永橋領民大都督。後爲北齊名將。
寇洛	武川 (上谷昌平)	文成	寇洛，累世爲將吏，父延壽，魏文成帝和平中（460-465），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末，寇洛率鄉里避地并、肆，從爾朱榮及賀拔岳西征，洛與之鄉里，乃隨入關。侯莫陳悅害岳，洛與趙貴推宇文泰爲主。
趙貴	武川 (天水南安)	不詳	趙貴，祖仁，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魏末，天下兵起，貴率鄉里南遷，屬葛榮陷中山，遂被拘逼。榮敗，爾朱榮以貴爲別將。後從賀拔岳入關，岳死，奉宇文泰爲主。後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
李虎	武川 (趙郡)	不詳	李虎，涼武昭王後，涼爲沮渠蒙遜滅，有李重耳奔於江南，仕宋爲汝南郡守，復歸於魏，拜弘農太守。生熙，起家金門鎮將，後以良家子鎮於武川，因遂家焉。生天錫，任魏爲幢主。天錫生虎，有大志，爲賀拔岳所重，隨岳入關平万俟醜奴。岳卒，從宇文泰，爲八柱國之一，賜姓大野氏。
楊忠	武川	不詳	楊忠，高祖元壽，魏初爲武川鎮司馬，因家於神武郡。父禎，魏末避地中山，忠武藝絕倫，曾入梁五年，後隨爾朱兆、獨孤信，與獨孤信俱歸宇文泰，後爲十二大將軍之一。賜姓普六茹。

蔡祐	高平 (陳留)	不詳	蔡祐，曾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祖護，魏景明初（500～502）爲陳留郡守。父襲，名著西州，正光中，襲歸洛陽，及孝武西遷，仍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祐，便騎射，宇文泰在原州，召爲帳下親信，後爲西魏名將，賜姓大利稽。祐少與李穆（李賢弟）布衣齊名。
常安成	沃野 (高陽)	不詳	常安成，世爲豪族，徙北鎮，魏末，柔然寇邊，以統軍從鎮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後破六汗拔陵爲亂，安成率所部討之，卒於陣。常善（安成子），初從爾朱榮，後從宇文泰平侯莫陳崇。
田弘	高平	不詳	田弘，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爲都督，後歸宇文泰，賜姓紇干氏。
史寧	撫冥 (涼州)	太武	史寧，曾祖豫，仕沮渠氏爲臨松令，魏平涼州，祖灌隨例遷於撫冥鎮，因家焉。父遵，六鎮亂，率鄉里二千家奔恆州，復歸洛陽。寧少以軍功，拜別將，直閣將軍，宿衛禁中。後隨賀拔勝入關中。
耿豪	武川 (遼東)	不詳	耿豪，其先避劉、石之亂，居遼東，因仕於燕，曾祖超，率衆歸魏，遂家於武川。豪少有武藝，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岳被害，歸宇文泰。賜姓和稽氏。大統十六年卒（550），年四十五。

楊纂	懷朔	不詳	楊纂，父安仁，魏北道都督，朔州鎮將。纂少習軍旅，工騎射，年二十，從高歡起兵，後入關從宇文泰，賜姓莫胡盧氏。
司馬子如	懷朔 (涼州)	太武	司馬子如，自云爲晉宗室，其先晉亂奔涼州，魏平涼州(太武時)徙居於雲中，父興龍，魏魯陽太守。子如爲懷朔省事。與高歡爲舊交。六鎮亂起，奔爾朱榮，後隨高歡。
王雅	統萬	不詳	王雅，善騎射，後從宇文泰，爲北周名將。



北魏北方軍鎮圖  
(資料來源：嚴耕望，〈北魏軍鎮制度考〉附圖)

## 參考書目

### 一、基本史料

- 王欽若 《冊府元龜》  
令狐德棻 《周書》，點校本  
李百藥 《北齊書》，點校本  
李延壽 《北史》，點校本  
魏 收 《魏書》，點校本  
魏 徵 《隋書》，點校本

### 二、參考資料（中、日文）

- 毛漢光 〈北魏東魏北齊之核心集團與核心區〉，《史語所集刊》，57：2，（1986）  
西野正彬 〈北魏の軍制と南邊〉，《北陸史學》，25，（1976）  
谷川道雄 〈武川鎮軍閥の形成〉，《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8，（1982）  
谷川道雄 〈魏晉南北朝及隋唐的社會和國家〉，《中國史研究》，1986：3  
谷川道雄 《中國中世の探求》，（東京，1987）  
唐長孺 〈魏周府兵制度辨疑〉，《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北京，1955）  
唐長孺 〈魏晉雜胡考〉，同前書  
唐長孺、黃惠賢 〈試論魏末北鎮鎮民暴動的性質〉，《歷史研究》，1964：1  
唐長孺、黃惠賢 〈二秦城民暴動的性質和特點——北魏末期人民大起義研究之三〉，《武漢大學學報》，1979：4。  
陳寅恪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台北，1977）  
陳寅恪 〈李唐氏族之推測〉，〈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三論李唐氏族問題〉，皆見前引書  
陳寅恪，（萬繩楠整理）  
《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1987）  
康 樂 〈代人集團的形成與發展——拓跋魏的國家基礎〉，《史語所集

刊》，61：3。

- 濱口重國 〈正光四五年の交に於ける後魏の兵制に就いて〉，《秦漢隋唐史の研究》，（東京，1966）
- 嚴耕望 〈北魏軍鎮〉，《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晉南北朝行政制度》，（台北，1963）。